



无形的岗位

——侦察员札记

〔苏〕维·季莫菲耶夫

无形的岗位

——
侦察员札记

〔苏〕维·季莫菲耶夫 著
程克雄 杨春华 译

新华出版社

Вяцеслав Арсенъевич ТИМОФЕЕВ
НА НЕЗРИМОМ ПОСТУ

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oг Разведчи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o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81

根据苏联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维·季莫菲耶夫的《无形的岗位——侦察员札记》一书
译出

无形的岗位——侦察员札记

〔苏〕维·季莫菲耶夫 著

程克雄 杨春华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插页4张 177,000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65,8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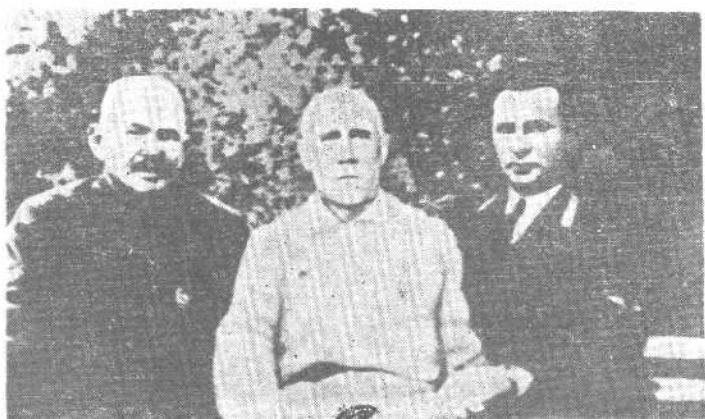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3203·054 定价：0.85元



瓦·古比雪夫和
尼·什维尔尼克
(1917年)



米·图哈切夫斯基
(1918年)



维·季莫菲耶夫(右)和
老战友



叶·彼德罗夫斯卡娅
(1918年)



维·季莫菲耶夫(右)
参观布古利马博物馆
(1946年)



布古利马的烈士纪念碑



本书作者：季莫菲耶夫
(1970年)

译者的话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国家刚一建立，就受到内外反动派的疯狂反对。一九一八年初，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撤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美、法等西方国家的策动下发动武装叛乱，与苏联国内的各种反动势力里外呼应，刚刚在战火中诞生的红军，也有个别高级军官叛变投敌，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在十分紧急的形势下，当时任红军第一集团军政委的古比雪夫亲自建立了军事反谍报组织，并派遣一批干部，其中包括本书的作者，作为侦察员潜入敌后进行工作。作者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弄清了各派势力的内部关系，收集到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作者作为一名老侦察员，忠实地回忆了苏维埃政权初期红军侦察机关的组织和工作情况、侦察人员的活动方法和生活方式。

作者在回忆自己的这段真实经历时，以朴素生动的语言向读者描述了苏维埃政权当时所遇到的重重困难，红军建军初期存在的种种问题，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向和白军的内幕，并且记述了古比雪夫、什维尔尼克和图哈切夫斯基等著名的党政军领导人沉着机智、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对部下平易近人、体贴入微的工作作风。

译者

一九八二年七月

于北京

序

维亚切斯拉夫·季莫菲耶夫的札记，以清新而实在的文字展现了作者所掌握的大量有意义的事实和观感，而最主要的是，它阐明了生活的真谛。

读着他的札记，我感受到了当年在伏尔加河流域决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决定当时还十分年轻的苏维埃俄罗斯的命运的那个时代的气息，又看见了那些伟大的岁月的情景。

作者真实地、生动地、深刻地讲述了革命第一年中那些最严峻的日月里发生的事件。我觉得，维·季莫菲耶夫的札记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不但叙述了世界上第一支社会主义军队的建军情形，而且还记载了我国的军事反谍报部门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维·季莫菲耶夫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描绘了当年战斗在无形的岗位上的勇士们的形象，这些勇士们遵照党的吩咐，奋不顾身地潜入敌人的营垒，揭开了敌人的阴谋。在这以前，应当承认，我们的文艺作品还没有充分反映我们光荣的敌后反谍报人员是怎样迈出了第一步的。

我可以肯定，维·季莫菲耶夫的这本书不仅能让青年人长见识，而且能让他们受教育，懂得要立志在自己的学业、工作和行为举止中成为无愧于自己先辈的人。

Ф·Н·彼得罗夫教授

一八九六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两度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主要人物表

季莫菲耶夫，维亚切斯拉夫·阿尔先耶维奇——本书作者，潜入敌后进行侦察时，化名为米哈伊尔·乌斯季诺维奇·德罗兹德。

古比雪夫，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萨马拉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席，红军第一集团军政委，后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之一。

什维尔尼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协助古比雪夫工作，后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之一。

图哈切夫斯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红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后为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

彼得罗夫斯卡娅，叶卡捷琳娜·波利卡尔波夫娜——布古利马县革委会主席，后牺牲。

普罗斯维尔金，斯捷潘——布古利马县军事委员，后牺牲。

科热夫尼科夫，雅科夫——萨马拉地下工作领导人，作者的上级。

谢苗诺夫，伊凡·雅科夫列维奇——红军第一集团军反谍报处长，作者的上级。

鲍威尔，卡尔——拉脱维亚人，谢苗诺夫的助手。

普加乔夫斯基——红军辛比尔斯克军队集群司令。

叶尔莫拉耶夫——红军布古利马军队集群司令。

波卢帕诺夫——红军“不自由毋宁死”号装甲列车指挥员。

古林斯基——红军“列宁”号装甲列车指挥员。

戈尔利奇科——美国人，红军国际营列车指挥员。

加雷克——捷克人，共产党员，加入了红军。

鲁热克，即克拉夫季伊——捷克人，医生，加入了红军。

阿尼娅——地主杰杜林的女儿，作者青年时代的女友，曾掩护作者。

穆拉维约夫——原红军东线司令，后叛变。

伊凡诺夫——原红军辛比尔斯克军队集群司令，因与穆拉维约夫叛变有牵连而受审查。

玛尔加丽塔·瓦西里耶夫娜，即萨普切娃女士——女芭蕾舞演员，美国特务。

阿纳托利·科尔尼洛维奇，即卡拉玛季阿诺——美国南金维尔公司代表，美国总领事助理。

吕克——法国领事让诺将军的代表。

伊凡·伊凡诺维奇——社会革命党《土地和自由报》主编。

沃尔斯基——“立宪会议委员会”主席。

加尔金上校——白军“人民军”参谋长。

卡佩尔——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军官。

普舍尼奇卡——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军官。

目 录

序

在谢尔吉耶夫斯克田庄·····	(1)
十字路口·····	(27)
踏上反谍报工作的道路·····	(37)
开始迈步·····	(62)
心爱的城市成了敌人的巢穴·····	(79)
在地下探索前进·····	(90)
线索牵连到遥远的地方·····	(105)
在捷克白匪的后方·····	(116)
又在自己人中间·····	(131)
新任务·····	(154)
德姆卡车站惨案·····	(168)
“不自由毋宁死”号装甲列车·····	(177)
从萨马拉到布古鲁斯兰·····	(184)
司令员的叛变·····	(207)
向领导汇报·····	(221)
同“骑士”戈尔利奇科在一起·····	(241)
最后的任务·····	(257)
结束语·····	(286)

在谢尔吉耶夫斯克田庄



一九一八年三月初，萨马拉^①信管厂的赤卫队参加了粉碎杜托夫匪帮的奥伦堡战役以后，回到了萨马拉。我也随队归来，但是没过多久，省苏维埃国民经济委员会就派我去谢尔吉耶夫斯克一个农场，那里原先是戈利岑公爵领地，如今是第一批苏维埃田庄之一。工作任务很繁重。要在春播前把田庄现有的全部农具修好，如果有办法，还要把不足的农具也补齐。

省委的同志告诉我，田庄现在的领导人是一个农艺师，他是不久前才从俄德战线回来的军官。据了解他同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许还是他们那个党的一员。要设法把他的立场了解清楚。

省苏维埃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一位助手雅科夫·科热夫尼科夫把他签署的委任状交给了我，这个委任状指出我有权没收谢尔吉耶夫斯克的商人们的农业机器。跟科热夫尼科夫告别的时候，我想起了在省委听到的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

① 伏尔加河中游的大城市，一九三五年后，改名为古比雪夫市。——译者注

人的谈话，就问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一般的社会革命党人有什么不同。

“过些日子，你自己就会弄明白的。现在请你记住：社会革命党人有左有右。只是对这两种人都得当心……何必多说呢？无产阶级的嗅觉你有吧？它会提醒你，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你还得估计到，整个田庄里只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你和一个铁匠，这个铁匠，我们尽量在最近几天里就给你派去。”

我承担了这个责任重大的工作，感到自豪。全国迫切需要粮食，首先是莫斯科、彼得格勒和红军需要粮食。伏尔加河中下游的东岸地区本来是可以让整个俄罗斯中部吃饱的。有什么说的，该把农业搞好啊！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完成党交给我的这项任务是符合条件的。不错，我离开农村已经好几年了，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钳工的专业，象犁、耙和播种机这样一些东西，我敢说都能对付，何况还答应了派一个铁匠给我当助手呢。

在启程去谢尔吉耶夫斯克之前，我决定到医院看望我的师傅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库兹米切夫。他也是萨马拉的赤卫队员，曾经和我们一起保卫奥伦堡，打击杜托夫匪帮。他在那里负了伤。库兹米切夫是我最亲近的人之一。他是一个出色的车工，给我当师傅的时候，把他的手艺诀窍都传给我。他的技术是第一流的，连制造炮弹定时信管用的最复杂的微型模具，他都会做。

我走到医院附近的时候，一想到就要见到他，心情就激动起来。

……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躺在一张靠窗子的病床

上。中午的柔弱阳光照射在他的白衬衣和他手里打开着的一本书上。病房很大，空气挺闷，散发着药味和马合烟味。

看见我进来，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把书合上，费劲地转过身子。我轻轻握了他的手，在床边坐了下来。

“谈谈吧，有什么新闻？”库兹米切夫用关怀的目光亲切地瞅着我，仿佛我是住院的重伤员，而他倒是一个健康壮实的人。我请他谈谈他自己的伤势。

“有什么好谈的？”我的师傅说。“很明显，子弹喜欢呆在我的肩膀里，我只好老躺着。可是，现在到处都需要懂点军事的人呀！”他遗憾地摇摇头。

我问道：“当死神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想些什么了呢？”

“想些什么？我想，该让谁来指挥连队。副连长也忘记选举了，谁知道是怎么想的？大部分赤卫队员都是普通的工人，头一回拿枪。不但要指挥，他们连步枪的准星都不懂得怎么使用，放步枪就象放左轮一样……死又算什么，我早就下过决心：宁可一下子死去，也不能活一辈子当懦夫。”

这时门开了，响起了宏亮的声音：

“病号同志们，准备吃午饭！”

有一个人淘气地回答说：

“吃午饭，时刻准备着！”

趁“进餐”的工夫，我告诉了库兹米切夫，省苏维埃国民经济委员会派我到从前的戈利岑公爵田庄去当技工，修理农机设备。

“这么说，咱们要开始种粮食啦？”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说道，露出了掩盖不住的满意心情。“老弟，这可是大事啊！革命没有粮食，就好比婴儿没有母乳！”他越来越兴

奋，高兴得叫了起来。然后，他的眼睛里闪现出警觉的目光。

“粮食归粮食！可是别忘了随身带上一支左轮和两颗手榴弹。你是有伴，还是一个人？”

“答应把铁匠伊利亚·克鲁格洛夫给派去。”

“那也不多呀，”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评论说。“伊利亚是个坚定的小伙子，可是两个人去对付公爵的门徒，只怕还不够哩！眼睛放机灵点，当心有人放冷枪……”

我们一起回忆了信管厂，回忆了同志们……我还回忆了一九一四年秋天，我在无意中完成了党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事情是这样的：我在车间里从库兹米切夫身边走过。他突然叫住我：

“喂，过来！拿球团给我擦机床！”师傅们正是这样对待徒弟的。

我擦机床的时候，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悄悄地指了一下机械车间比较远的一个角落。

“擦完了，就可以休息一会儿，小鬼！”库兹米切夫故意大声地说，然后走到一边去了。可是我已经明白了该干什么：在机械车间那个比较暗的角落里等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回来……

不久他回来了，走过我的身旁，“掉落”了一卷纸，低声地说：“赶快发给工人们！”

我朝周围看了一眼，拾起了纸卷。打开一看是传单，就赶紧绕着圈儿，悄悄地给每个车工和钳工发了一张，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我给自己留了一张传单。传单上说，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党团被逮捕了，原因是他们主张推翻

本国政府，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由于我的党员师傅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库兹米切夫的秘密教导，不止一次地救了我，使我摆脱了许多灾难和危险。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这样急于看望这位负了伤的战友，并且听取他英明的忠告？……

我乘坐一趟客货混编列车离开萨马拉，到克罗托夫卡车站，换乘窄轨火车到苏尔古特，再去谢尔吉耶夫斯克。在到达克罗托夫卡以前的一个会让站上，我们超越了一列军车，上面装着从德国俘虏营回来的士兵，在一条死岔线上还停着一列卫生车，上面装着患伤寒病的病人。

列车一清早到达终点站苏尔古特。我走到站台上，环顾四周。大约两俄里远的山岗上露出了一个不大的镇子。当时那个地方的矿泉水就出名了，可以清楚地看见一座疗养院，恐怕还是在彼得一世的时候就盖起的吧。

每条小路的两边都是橡树和白桦树的林子，镇子的四周也是树林。这些小路引起了我的回忆——童年的时候，妈妈不止一次地带我到这里来，探望在矿泉治病的父亲。

田野上还覆盖着一层雪。但是在这四月份的天气里，乡间道路上的雪已经融化了，沿这些路步行是困难的，更何况还带着行李呢。可是总等不上一个捎脚的车子，到了中午，才有一个农民驾着雪橇来车站办事，我跟他说好了捎我一程。

“给钱？难道给临时政府发行的大钞票？”这位农民轻蔑地说。“原先是兴给钱，现今就给啥算啥吧！……你是哪家的呀？……坐下！我捎你，全是一片好心。”

于是我们出发了。